

北·大·学·生·原·创·作·品·精·选

FICTION

曹文轩 主编

小说坊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小 说 坊

——北大学生原创作品精选

曹文轩 主编

新世界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小说坊:北大学生原创作品精选/曹文轩主编.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 2002.9

ISBN 7-80005-810-7

I.小… II.曹… III.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70524 号

小 说 坊

主 编:曹文轩

责任编辑:钟振奋

封面设计:尚 凡

责任印制:黄厚清

出版发行: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路 24 号(100037)

电 话:(010)68994118

传 真:(010)68995974

网 址:www.newworld-press.com

www.nwp.com.cn

电子邮件:public@nwp.com.cn

印 刷:三河市文化局红旗印刷厂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850×1168 1/32

字 数:280 千字

印 张:12.25

印 数:1-6000 册

版 次:2002 年 9 月第 1 版 2002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7-80005-810-7/I·135

定 价:22.00 元

新世界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新世界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序

曹文轩

这些年，我在北大开设了一门选修课，叫“小说的艺术”，共讲了四轮。这些作品是这门课的产物。

这是一门大课，听课者杂而多，每次教室都人满为患。开课不久，《小说选刊》知道了授课内容，也颇感兴趣，便让我做专栏，我从讲稿中截取一些片段，写成二十四篇文章，这个叫“小说课堂”的专栏，一做就是两年。授课过程中，又有几家出版社同时盯住了这部书稿，最后由新世界出版社全文出版，书名为《小说坊》。

听课者对这门课的热情和出版部门对这部书稿的在意，使我对我这些年的一些想法也就更有了自信。

当初开设这门课，其原因绝不仅仅是因为我搞过创作、欲想发挥自己之所长，而是出于对当下文学批评之现状与现有课程之设置的一些疑惑——是对这些疑惑思考之后的一个决定。

当下的文学批评，其局面是五十多年来最令人欢欣鼓舞的。它视野开阔，大气磅礴，风气清新而自由，一派雄心十足、挥洒自如、气盖山河的样子。它的敏锐，它的深刻，它的智慧，它的灵动，它的文采斐然，是从前任何一个时代的批评都无法比拟的。它彻底结束了一个僵直、沉闷、乏味、专制、狭隘、滑稽的批评时代。我始终是这种批评格局的参与者与鼓

吹者。但就在参与鼓吹的过程中，我也不时地会有一种困惑与迷惘：这就是我们理想中的批评格局吗？这种困惑到了近几年就越发地强烈起来。我开始怀疑。我觉得这个格局是有问题的，并且有很大的几乎是致命性的问题。我发觉在它把我们引入天路神阶、使我们陷入巨大的理论眩晕之中时，我们似乎离文学越来越远了。它固然获得了一个巨大无边的空间，它固然有了一种逍遥于天地万物之间的快感，但它似乎偏离了文学批评应有的轨道而飘入苍苍茫茫了。它的那些与天地同等大小的话题，有许多已是“题外话”了，已与文学相去甚远、八竿子打不着了。一种泛泛的人文科学的理论正在取代纯正的文学批评。文学批评正在与文学、与文学创作失去联系。批评与创作之间的关系已经基本上解体。尽管我们看到了一个又一个的文学作品讨论会，尽管我们看到了数不胜数的批评文章，但那些“宏大叙事”、那些振聋发聩令人心惊肉跳的话题已与文学了不相干。文学批评成了各种主义的思想研究，成了各种人文学科知识的集散地。中国作家对中国的文学批评已越来越没有耐心，越来越不屑一顾，因为批评除了给他们增加知名度外，对他们的创作几乎没有一点启示作用。如果没有名利上的事，他们大概就要完全抛弃这种批评了。批评家们自己也感到了这种尴尬。

于是我决定开一门课，不谈别的，只谈纯粹的艺术问题。

还有，就是我们的课程设置——

我们的课程设置因为知识结构得到了重大的调整，相对于二十年前的课程设置，我以为有了很大的改进，它正在趋向最大程度的合理。又因为授课者的知识结构的新颖与更为理想，如今的授课质量，我以为已有相当高的水准。无论是本科生的课程还是研究生的课程，都有着系统化、规范化、知识面开阔等特点。我相信，多少年后，有些先生的课程，将会成为人们

所谈论的课程的经典。但从总体格局上说，它也有一个很大的缺陷，这就是几乎所有的课程都是用来操练理性思维能力、强化理性力量的。在科学主义的笼罩之下，在学术规范日趋严格的境况中，学生的理论水平以及建立理论的水平都获得了空前的提高。我以为近二十年来的学生，在分析问题与阐述问题方面的能力是五十多年来最出色最值得称颂的。但那些有助于培养学生感悟能力的课程，则几乎销声匿迹了。理性与悟性失衡，已成为大家都看到的事实。这种失衡，对于任何一个专业来说，都是不利的，而对文学专业的学生来说则尤其不利。由于文学的特殊性，在对文学的理解与研究的过程中，艺术感悟能力是一种绝对不可或缺的能力。如果一个文学研究者在看到绝妙的构思时不再激动，而只是冷冰冰地想到一种数学性的序列，如果一个文学研究者在看到一段优美的文字时不再被感动，而只是很技术性地分解它的元素，如果一个文学研究者在面对一段非同寻常的风景描写时而显得无动于衷，我们还可以期望他能接近文学吗？我们还能够相信他的研究吗？

于是我决定开这门课，不想别的，只想和听课者一道找回一点艺术的悟性。

每一次课结束后，我都没有让听课者照例写上一篇论文然后从我这里获取分数，而是让他们每人写一篇小说来获得他们应有的成绩。题目由我来确定。这些题目都很讲究，可以极大地调动他们的想像力。通过做这些题目，我也很容易地判断出他们各自想像力的强弱。我要让他们通过创作实践，切身体会一下创作的奥秘和那种有别于抽象思辨的创造快意与境界。我以为，这对他们更准确地理解、解读文学作品是有帮助的。总而言之，我想将他们拉回到文学本身，拉回到艺术上。他们不缺宏大的思想，不缺高屋建瓴式的思考，却缺对文学的常识，缺对文学的直觉，缺对文学美感的生命感应。

我对“大学不培养作家”一说始终不敢苟同，就像对“作家必须经过大学培养”一说不敢苟同一样。我上这门课，目的当然不在于培养作家，但我确实是有一份痴心的：如果在台下坐着一个有创作天赋的家伙，这样的课对他不是很合适吗？当我开始阅读他们的作业——小说时，我对其中一些人身上所潜在的创作才能而感震惊。这些才能他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我在想：多少年后，他们中的一个人就是因为得到这门课的感染与鼓励而从此对创作发生了兴趣并获得了极大成功时，他们定会想起当年的这门叫“小说的艺术”的课的。

即使这个人一辈子就搞学术研究，他也应懂得，写一部论著，写一篇论文，就角度、构思而言，其实是与写小说一样的——小说创作一定会给予他很多的启示。

并非是搞文学批评的人都得去写小说，但有一部分人去实践一下，总不是坏事。

收在这本书里的作品，我以为是真正的小说，它们带着一种学院的纯净气息，带着一份曾经过理性训练的人的透彻与形而上的思索，是一些奇妙的小说。

2002年8月2日于蓝旗营

目 录

第一次作业

请从以下题目中择一为题撰文：

1. 11 点 25 分

2. 三教 201

三教 201/邓芳	(3)
三教 201/王穆丹	(11)
三教 201/郑惠京	(18)
三教 201/李纯	(25)
11 点 25 分/何翔	(33)
11 点 25 分/胡少卿	(38)
11 点 25 分/金佳琪	(42)
11 点 25 分/康丽娜	(49)
11 点 25 分/李冠南	(57)
11 点 25 分/李媛	(64)
11 点 25 分/刘洋	(67)
11 点 25 分/隋倩	(75)
11 点 25 分/王冉冉	(83)
11 点 25 分/谢暘	(91)

第二次作业

请从以下名单中任取三者,构成关系,自拟题目撰文(不得多于三者,也不得少于三者):盗墓者、流浪者、放鸭人、牧马人、号手、女大学生、歌手、捐客、第八棵梧桐树、狗、鸟类一种。

梦,一生一次/张楠	(101)
地图里的笑声/李学武	(106)
永远是一个苹果/徐津	(110)
在真假与虚实之间/猿渡静子	(117)
天·地·狗/张晓峰	(123)
米米的出走/马雁	(125)
魔咒/隋倩	(129)

第三次作业

大约在冬季(与爱情无关)

大约在冬季/刘阳	(135)
大约在冬季/蒙娃	(152)
大约在冬季/孙冬梅	(160)
大约在冬季/王兴菜	(168)
大约在冬季/张君	(176)
大约在冬季/张彦金	(182)
大约在冬季/邵燕君	(191)
大约在冬季/管谨严	(207)
大约在冬季/高帆	(214)

大约在冬季/杨昊升	(227)
大约在冬季/吕远	(236)

第四次作业

请从以下字词中任取一个为写作对象,自拟题目撰文,所选字词不得在作品中出现:媚、尴尬、颓废、彷徨、憧憬、守望、木讷、忐忑、空、魔、烦、惑。

《3×3×3》(彷徨)/中田友美	(249)
将军回来了(憧憬)/何佳	(257)
墓室回忆(空)/刘复生	(265)
飘来飘去(彷徨)/张宏	(273)
鹤逝(空)/赵阿娜	(287)
玫瑰(憧憬)/崔军霞	(299)
白桑镇(追寻)/杨彦妮	(310)
纳西的羊死了(魔)/李苗	(327)
昔时目(媚)/陈岚	(332)
鸟(魔)/胡森森	(341)
钓鹰(空)/张雪	(350)
梦之殇(颓废)/谭五昌	(364)
深秋的沉睡(憧憬)/戈素文	(379)



第一次作业

请从以下题目中择一为题撰文：

1. 11点25分
2. 三教201

（说明：因有会议，这门课需提前结束，但作业的题目还未来得及想出，正在为此事发愁时，我爱人帮我出了个主意：你不是在三教上课吗？你今天的课不是在11点25分时结束吗？就出这样两个题目，一个叫“三教201”，另一个叫“11点25分”。我觉得这个主意不错，就采纳了。在课即将结束之际，我看了看手表，看了看我已在这里上了一学期课的三教201教室，然后布置了这门课的作业。）

三教 201

邓 芳

日子过得无聊透了！

硕士论文做完，工作也已经找好，我只好整日在校园里游荡。没事时，也抱上两本小说到三教去待着。大学七年本来烦透了三教，却不得不时常跑到三教抢座位。正如我本来不愿意入党，却不得不去抢着入党；本来在北京已待得烦，却不得不去抢留京名额；本来对报社编辑没有兴致，却不得不抢这份工作一样。我在三教抢座已颇有经验，七年来总是为了上一些不得不上课、考一些不得不考的试、争一些不得不争的奖学金与保研名额，我兴致勃勃地在三教拼命地抢座。当一大群人裹挟着我在某一个刚下课的教室破门而入，而我总能抢到一个座位时，我安然地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心中充满着一种成功者的喜悦。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喜欢去抢别人都抢的东西，并以抢到为乐，哪怕我并不真心喜欢。

三教晚上一楼通常有课，我只愿意爬到二楼乃是因为我越来越懒，而跑到 201，倒并不是因为我对它有什么特殊偏爱，只不过是因为它离女厕所最近。

我该抢的仿佛都已抢到了手，于是我懒得不可救药。

在三教 201 我不过是翻翻诸如《烦恼人生》和《一地鸡毛》之类的小说。本科的小朋友们拼命地背着考托考 G 的红

宝书或是做着复杂的理科习题，我常以一副幸灾乐祸的样子看他们穷折腾，出国也好，留京也好，人生还不过就如此罢了！只是看到小男孩小女孩在教室里甜甜蜜蜜的样子心里颇不受用，但最终也会报以一丝冷笑。爱情也不过就如此罢了！

我不想装深沉或愤世嫉俗。我在最美好的18岁那一年被抛在了军营里，我本科四年谈了一场惊天地泣鬼神的恋爱，毕业时男友培却无法给我一份稳定的承诺，他要做一个流浪的音乐人，我可不想做流浪歌手的情人，于是分开，我明白我的一切都要靠自我奋斗，我冷酷而又冷漠，较之于理想和爱情，我以为更踏实的乃是生存和生活。

那天我正在三教读一本宋词，窗下突然传来了培的笛声。培本科毕业后就已不再是我的男友，却也会偶尔从不知哪个城市的一个角落打来一个电话，回到北京时也会抽空来看看我。我心里把握得住分寸，我和培不是一路人，更何况，我也忍受不了整日的牵肠挂肚担惊受怕，忍受不了无法传递的思念。培也明白这个，我们分手近三年了，培再也没有为我吹过笛子。但我在梦里和恍惚的刹那间，耳边却总会有培的笛声在回旋。

我打开201的窗户，果然是培，他坐在一棵树下，光的投影洒在培的身上，疏疏落落，一如培的笛声。

我走下楼去，培微笑着向我走来，说：“我刚和北京的一家音像公司签约，做他们的制作人，一起庆贺一下好吗？”

我松了一口气，点点头说：“祝贺你，以后倒能常看见你了，怎么这么晚了跑过来呢？”

“晚上笛声好听啊！”培说，“走，到湖边去，我好久没为你吹过笛子了。”

我的心一下子揪紧了。“晚上笛声好听！”多么熟悉的一句话啊……

绿的军营、直线加方块营房、尖利的哨声、单调的口

令、一色的军装，一样的没有特点的脸庞，像钟表一样准时的作息制度，像机器一样呆板的生活，那一年过得真像一辈子那么长。而回忆起来，只有培的笛声是鲜活的。那个晚上我站夜岗，在营房前巡视了几圈，实在有些困倦，看到不远处有萤火虫在飞，便信步走过去。绕了个弯，突然隐隐约有乐声传来，我紧走几步，看到远处低矮的树丛里有一个人影。月亮的光在他身上投下树叶的疏疏落落的影子，如他的笛声中那和谐的旋律。他手握长笛，一副悠然而投入的样子，清瘦的身影在夜色里显得有些落寞，而笛声是活泼的，那俏皮的弹音如鸟儿清脆的鸣叫声，让人想起春天、和暖的阳光、自由的空气。一会儿调子却悲凉下来，如一个古老悠远的夏日，像一种尘封已久的回忆，带着感伤的情致，幽思邈渺，若有若无。我不由得呆立在那里，身体觉得飘飘荡荡起来，如随一阵清风浮沉在幽冥的夜色里，久而久之，竟觉得自己正置身于一个古老的院落，体验着一种如泣如诉的爱情……正当我身心俱忘，如醉如痴之时，远远地看见有电筒的光射过来，我一惊，愣了愣，才意识到自己是值夜的哨兵。我小声喊道：“小心，有考官查夜来了。”他猛地抬起头来——那是一双怎样的眼睛啊，“哦，谢谢你！”他匆忙地说着，往军装内藏他的笛子。我气喘吁吁地跑回营房前，连长严厉地在离我十步远的地方喊：“哨兵，跑步过来！”我强作镇静地跑上前去，一个立正，敬礼，说：“报告连长，一切正常。”连长狐疑地看着我说：“你为什么擅离岗哨？”“报告连长，刚才我看见前面好像有火光，以为有人抽烟，过去一看，原来是萤火虫。连长，我错了。”我不由得一笑，为自己的灵机一动而得意。“好了，以后不要大惊小怪！城里的孩子，什么都没见过！”连长也变得和蔼了。

等到连长走远，他匆忙跑过来，一脸的感激。“你刚才听了多久？”他问。我说：“别站在这儿说话，快回去吧，一会儿

被连长看见我还得陪你受处分。你何苦晚上跑出来，若是换了别人站岗，你可惨了。”“那你为什么要帮我？”他的眼睛亮亮的，调皮地问我。“因为你的笛子吹得好，让我觉得特别自由自在，行了吧，走吧，以后不要晚上来！”“不，晚上吹着好听！”他一脸固执，问：“你说呢？”“对，晚上听着也好。”我不由得叹一口气，“如果不是在军队里，而是在未名湖边，自由自在地吹一曲笛子该多好！可是，我连未名湖都没见过呢！”他说：“以后回北大了，我吹给你听！”我脸红了，一个劲儿催他快走。他走了两步，又回过头来说，“你知道宋词里有‘长沟流月去无声，杏花疏影里，弄笛到天明’的句子吗？笛声在晚上是最好听的……”

“长沟流月去无声，杏花疏影里，弄笛到天明”，我不由得在口中轻声读。培轻轻握住我的手，眼睛里闪动着久违的柔情。“你还记得？”他问。我从恍惚之间惊醒，赶紧抽出自己的手，轻声说：“培，别这样。”

培的眼光变得黯淡了，三教的灯光在他的身后白花花地亮着，刺眼。“不论我们的现在和将来怎样，我一直感谢你，晓风，因为你曾是我的知音。”

我摇头。“培，我们是不一样的。我羡慕你的自由自在，但是我做不到你的洒脱。”

培回头看了一眼三教，说，“我们到湖边好吗？”

我默默地陪他走。

“你好吗？”他问。

我不知该怎么回答，我知道，在培那儿，留京、体面的工作，又能称得上好么？我也不由得在心里反问，我究竟过得好么？

我说：“先告诉我你好吗？”

他淡淡地笑了。“三年了，北京、上海、西安、武汉、广

州、深圳都待过，只为了写自己想写的歌。可是，对北京这个地方，心里老是扔不下，所以就又回来了，月薪比在广州少了3000，可是这儿让我踏实。”他转过头来认真地看着我说：“因为你在这里。”

我苦笑：“以后，你不走了吗？”

他无言，即使他说是，我也不信。我太了解培，他的自由不是任何东西束缚得住的，包括爱情，如果他肯放弃，他早就在北京找一个像样的工作，然后娶我，过一种稳定的生活了。

三教的灯光仍在远处白亮白亮地闪着。冷漠的、呆板的，不让人亲近的。可是，毕竟是明亮的。

“你就不能试着和我一起走？”

我摇头：“培，别说这些了，吹首曲子吧！”

我们在湖边找了一块石头坐下。湖边橘红色的灯光映在水里如温暖的渔火，清冷的新月挂在塔尖上，在波心荡漾着。三教被抛在我们身后了，我和培处在一片宁谧的月色里。

“看过《泰坦尼克号》了吧？”培问。

“其实片子不怎么好，可是看了还是忍不住哭了。我看报纸上评论说《泰坦尼克号》就是人们平淡城市生活的一点味精，也真是，日子老这么过着连哭都忘了，只好让惊心动魄的爱情来刺激一下。”

“记得里面的插曲吗？《Hymn of the Sea》，我可以试着用笛子吹一吹。”

培的笛声在水面拂过，未名湖的水如同泛起了大海浮沉的波涛。海水拍着岸礁，轻轻地低诉着，女主人公坐着救生艇被一点一点地从正在沉没的泰坦尼克号上放下去，放下去，男主人公带着依恋与欣慰的复杂的表情注视着她们；她们离他越来越远，越来越远，突然，她站起来，不顾一切地跳回到正在沉没的泰坦尼克号上，跑到他的身边，我知道，因为她爱他，所以